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四十回 水陸道場超冤鬼 如輪長老悟終身

詩： 儒釋原來理則同，棄儒從釋易為功。

還將齊治丹心洗，好把焚修素願充。

享用何曾如淡薄，虛空畢竟勝豐隆。

堅心念佛能成道，萬法皈依五蘊空。

說這楊太守，別了住持，離了白雲寺，一路行了許多日子，方才到得廣西任所。那府屬地方的百姓，聽見新太爺到了，慌忙準備香案，出城迎接。楊太守到了任，惟以撫黔黎，省刑薄稅為念。百姓們盡畢樂業，無不歡騰喜躍，蒞任不滿三四個月，遂爾口碑載道。有詩為證：

為政寬平只愛民，四郊樂業盡陽春。

口碑載道賢公祖，數月仁慈千載新。

一日，與眾寮屬會飲，將至酒闌，猛然間朽了一個呵欠，倒頭便向席上沉沉睡去。眾寮屬從黃昏等到次日天明，盡盡陪了一夜，哪裡等得他醒，只得各自散去，便吩咐眾衙役小心伺候。那些衙役又等了好一會，還不見個楊太守睡醒，大家猜疑不定，也有說印坐化的，也有說印打了長覺的，只是心頭喜有一點溫熱。那眾官得知這個光景，各各驚訝，連忙轉報上司，霎時間滿城中百姓盡皆駭異。你道這楊太守甚麼時候才得醒轉？恰好睡了一日一夜，方才朦朧朧朧，醒將轉來。那些伺候的衙役，徑去稟與各自的本官得知。不多時，眾官一齊來到，問道：「府尊大人，緣何睡這樣一個長覺？」楊太守回答道：「適才正與列位先生飲酒，忽然一陣冷風，向面上刮來，便掙揣不定，正合眼去，見一個人手持信牌，上寫著：『貪酷陽官一名楊琦』，學生恍恍惚惚，心中自想，從為官這幾年，並不曾虧了一個良民，徇了一毫私曲，此心正大光明，上可以對天地，下可以質鬼神，俯仰已無愧怍，即便隨他去。不多一會兒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卻是一座城郭，寫著『鬼門關』三字。那把關鬼卒，在生時節原是山東盤山驛丞，名喚張秀，曾與我有舊。他見了我，猛然大吃一驚，遂問：『因何到這裡？』我把拘拿情老，與他說了。他便引我到第五殿閻羅天子案前，見那掌簿判官。原來那判官卻就是我先父，把簿上仔細查了一查，我還有一十八年陽壽。遂著鬼使，護送我出鬼門關，便得回來。」眾官問道：「那牌上與老大人同名的，卻查得是那一個？」楊太守道：「卻是那泗州州判，也喚做楊琦，故把我來誤拿了。」眾官道：「那陰間的光景，與我陽世如何？」楊太守道：「陽世與陰間，總是一般。我記得正出鬼門關來，只見一路上哭哭啼啼，披枷帶鎖，紛紛都蓬頭散髮模樣。行走之間，又見東北角上，一道黑氣騰騰，我當時就問鬼卒，那鬼卒道：『就是枉死城中冤魂的怨氣。』我又問道：『怎麼可以超度那些冤魂麼？』鬼卒道：『這有何難，到陽世去建一壇七日七夜的水陸道場，一應冤魂，都可超度去了。』」眾官齊道：「果然陰司與陽世一般，我們向來聽人說，未肯輕信。今日府尊大人親身一往，目擊其事，決是真實，諒非虛謬，安得不傾心聽受。各人情願捐出俸貲，於出月初一日，募請幾眾高僧，就在城外善果寺中，起建一個七晝夜的水陸道場，把那冤魂超度一超度，也是一樁功德。」楊太守道：「列位先生，既有這個善念，就待學生創一個首的，於初一日為始，只等道場完畢，學生便要辭任去了。」眾官笑道：「府尊大人，若像我們做官，便死去也撇不下這頂紗帽，你今日重生轉來，正該為官享福，終不然割捨得把這頂紗帽丟了不成？」楊太守道：「列位先生，不是這等說。我想富貴功名，總屬虛幻，人生世間，免不得『無常』二字。有一日大限到來，那兩隻空拳可帶得甚麼些兒去麼？」眾官道：「府尊大人，如今做官的人，火燒眉毛，只圖眼下，那裡有這樣的遠慮？」楊太守道：「列位先生，難道不曾讀書過的？豈不聞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』。」眾官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請問府尊大人，如今這個道場，不知要費多少錢糧？」楊太守道：「連我也不曉得，要喚那僧人來計議，方知用度數目。」眾官道：「何不就去喚那善果寺的僧人來問他一問？」楊太守當下便差人到善果寺，喚那住持和尚。

原來這座善果寺，原是大刹，只因這寺中先年有個住持和尚喚啟聰，專一戀酒貪花，玷污清規，不事三寶，不修戒行，那些大小僧人，沒一個不曾被他害過。因此眾僧一齊到府堂上，遞了一張連名公舉呈子。太守見了大怒，立刻差人把那啟聰拿來，重責四十大板，遂追沒度牒，逐出還俗，不許潛住本寺，仍將積下私囊，盡數分給被害眾僧。從此以後，有了這個樣子，寺中大小僧眾，俱各謹守清規，並不敢為非做歹。凡有公事，大家輪流支值，因此不立住持。這日眾僧正在法堂上拜禮梁皇寶懺，方才午齋了畢，大家回到金剛殿裡走走。劈頭撞著府堂上差來這個公差，眾僧聽說是新任太守差人拘喚，只道有甚麼事發，俱嘿嘿無言。內中有幾個膽小的，連忙閃過了。又有幾個背地商議道：「好古怪！我們寺中，自從那年啟聰師父，在這裡做了那一場沒下梢的事以後，合寺僧眾並沒有些破敗，難道新任太爺來捉訪察不成？」那些僧人，各各著忙，憂做一團。只得把經事撇開，慌忙把公差留到方丈裡去，要探問他來意。原來那個公差，雖是承楊太守差來，連他也不知其中就裡。終久是衙門人的乖巧，見僧眾奉承不了，只道他們寺裡有些不該當的事，便做作起來。僧眾把酒饌霎時打點齊整，開了陳老酒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飲個不住。眾僧便鬥出五兩銀子相送，隨即帶了一個老和尚來出官。

原來楊太守與眾官等了好一會，不見寺僧來到，只得各自散去。那公人帶了老和尚伺候到晚，方才進去回話。楊太守也不問他何故來遲，連忙走將下來，把老和尚一把攙起，問道：「你就是善果寺的住持麼？」老和尚聽不明白，便點頭隨口答應道：

「是」。楊太守道：「我目下要建一個七晝夜的水陸道場，特喚你來商議，須要得多少錢糧使費？」老和尚歡喜道：「原來老爺是要建道場麼？」敢問老爺還是打點請幾十眾僧人？」楊太守道：「止用二十四眾吧。」老和尚道：「這須得三百兩才夠。」楊太守道：「三百兩的道場也還是將就的，只恐你善果寺中，那裡得這許多有戒行的僧人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若是百姓人家的道場，還好尋幾個搪塞過去，老爺這裡可是當要的？若不是持齋受戒，決不敢輕易送上壇。」楊太守道：「你寺中可選得幾個？」老和尚道：

「本寺雖有百十餘眾僧人，能有幾個做得正經？老爺若要做這個道場，須待老僧到紫楓寺去請那如輪和尚才可。」楊太守道：「紫楓寺在那裡？」老和尚道：「就是本寺過西三里多路。」楊太守道：「那如輪和尚有甚麼德行？」老和尚道：「那如輪和尚自出世來，就吃了一口胎素，今年已有七十餘歲，一生謹持戒行，崇奉佛教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淫聲，潛心經典，著意焚修，真三寶門中第一個有德行的和尚。寺中徒弟徒孫，約有三十餘眾，個個都是看得經，禮得懺的。老爺若選哪一日啟建道場，待老僧去接他來就是。」楊太守道：「蒙各位老爺同發善念，就是初一日為始。你與我明日先請如輪來。」老和尚應了一聲，正待起身，楊太守喚住道：「你且慢去，那一位齋供之類，須要兩三日預先打點齊備，我今日先取一百兩銀子與你拿去，你與我悉心做事，道場完畢，還有重謝。」老和尚聽說個銀子，就站住了腳，道：「老爺若要追薦甚麼亡靈，伏乞開列名字，待老僧回去便好早寫文疏。」楊太守一面吩咐取出紋銀一百兩來，一面開了追薦亡靈名字，並薦枉死城中冤魂等眾，打發老和尚回去。

當下就請眾官到來，說了一會，見楊太守先捐了一百兩，大家登時共湊銀二百兩。楊太守道：「這個本該學生出於獨力，今喜列位先生同有善念，實是難得。」眾官欣躍而退。詩曰：

冤魂拘禁未超升，怨氣騰騰黑如漆。

太守垂憐祈佛恩，無邊苦海從茲出。

說那老和尚，拿了這一百兩銀子，歡天喜地回到善果寺來。原來寺中大小僧人，個個都說是楊太守捉訪察，那裡思想喚去做道場。見他回來，都問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見了新太守沒有甚說話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新太爺別無話說，只問道你寺中有多少和尚？我回答道：『只有老僧隻身，再無一個徒弟徒孫』。新太爺道：『我看你這和尚是個守本分的，賞你一錠銀子，拿去做些身衣口食』。眾僧道：『如今銀子在那裡？』老和尚望衣袖裡拿將出來，道：『這不是銀子？』眾僧都不快活起來，道：『我們白白供奉

你，只道你是個好人，那裡曉得你是個損人利己的黑心和尚！難道新太守面前把我講不得一聲，可要了你的銀子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你們可不錯怪了人，適才新太守差人來喚的時節，你也不肯出頭，我也不肯出頭，把我這個老和尚推上前去搪塞，幸得天可憐見，因禍致福，得了這些銀子回來，你又不吝氣，我又不吝氣，你們何不適才自去見了官呢？」眾僧背地裡商量道：「他的話也說得有理，比如適才我們自去，賞得銀子來，難道他來指望得著？如今只將幾句好話騙他，要他拿出來，每人分得些兒也罷了。」轉身就對老和尚道：「閒話不消說了，只是我們總成你去，得了這塊銀子，就該對分，也盡一個情。」老和尚被眾僧纏綿不過，只得把楊太守要做道場的話，老實與他們說知。眾僧道：「好！好！你還是個好人，作成我們賺些齋襴錢。」老和尚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說，新太守老爺虔誠作福，追薦亡靈，超拔冤魂等眾，俱要道行法師，因著我到紫楓寺去請如輪師父，與他徒弟徒孫，共二十四眾，啟建七日七夜水陸道場，你們若依得我說，肯持七晝夜的齋戒，省得我借重別家的山門，看別人的嘴臉，我只接了那如輪師父來吧。」眾僧道：「七晝夜的齋戒都持不住，還要思量做甚麼和尚？可不笑破人口！」老和尚道：「說得有理。就是本寺的罷！只要你們替我爭氣。」當下便把文疏分派眾僧書寫，隨即呼喚道人，把正殿灑掃潔淨，把齋壇鋪設起來，就去請了如輪長老。

到了初一日，本寺二十四眾僧人，大開法筵。早已傳遍滿城中，那些百姓紛紛簇擁前來觀看道場。不多時，楊太守與眾寮屬同來拈香參禮，老和尚帶了二十四眾僧人，在寺門外迎接。楊太守與眾官到丹墀下了轎，取過淨水沐手，遂同進正殿上拈香。禮拜已畢，老和尚就迎至後面茶軒坐下。楊太守便討那追薦文疏過來，看了一遍，便向老和尚道：「那紫楓寺的如輪長老可請得來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已請來了，方才與眾僧迎接老爺的領頭那個老和尚就是。」楊太守道：「我卻看不明白，待他經卷誦完，你去請來與我相見一見。」老和尚應聲起身走去，不多一會兒，就同了如輪長老來到茶軒裡，見了楊太守，連忙倒身跪下。楊太守扶不住的攙將起來，就遜他坐了。眾官問道：「這位長老，莫非就是如輪師父嗎？」如輪和尚欠身道：「不敢！」從官道：「敢問老師父法臘幾何？」如輪和尚道：「今年虛度七十三歲！」眾官道：「老師父如此邁年，何不安逸東堂，乃向這紅塵中勞碌則甚？」如輪和尚微笑道：「列位老爺，卻不知道，非是老僧勞碌紅塵，乃紅塵勞碌老僧耳！」楊太守見他這兩句說話，有些玄幻，便加十分禮貌道：「老師父既說是紅塵把人勞碌，可參得破這人生世間，是真真假？」如輪和尚道：「豈不聞人生百歲，總歸一空，何嘗是真？老爺若不肯信，只看這水上浮漚，眼前世事，畢可為果證。」眾官一齊道：「老師父既然參悟得到，請就把這世情略剖一剖。」如輪和尚道：「列位老爺，這是最易明白的事，你看這世途中，滿眼風波險惡，俱人自溺於中，若能證悟得來，卻不道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」楊太守躬身道：「下官一時證悟不到，望老師父弘開法旨，啟我迷途。」如輪和尚道：「老爺如果證悟不到，老僧就把榮華富貴說個比方。那富貴榮華誰不羨慕的？我想人生博得到手，正要朝歡暮樂，快活個長久。詎料無常一捉，那極恩愛的好妻子，也不得常眷戀；那極厚大的家筵，也不得常安享。」楊太守疾忙走到下面，深深唱喏道：「多承老師父數言，使下官聞之塵念頓空，俗緣盡釋，如身入大羅真境，超脫塵凡世界矣！下官意欲拜老師為師，寄跡空門，甘心披剃，齷齪日月，淡薄終身，將『利名』二字，一筆都勾，不知老師肯容納否？」如輪和尚笑道：「棄儒從釋，也是好事，只是老爺今日身沉宦海，心溺愛河，誠恐一時拋撇不下，徒成畫餅耳！」眾官道：「府尊大人，老師父這話著實講得有理，為僧的不如為官的好，屍位素餐，苟圖富貴，何曾替朝廷出分毫氣力？卻不回到身外去。到不如早辦慈航，先登彼岸，以遠榮辱。」眾官道：「府尊大人，既然立意已決，我們安敢再三阻勸！只要成得正果，可證無上菩提，倘不成正果，怎如安享富貴？」如輪和尚道：「老爺既要出家，只是法門中的戒律甚嚴，必須停嗔息怒，伴得暮鼓晨鐘，捱得黃齋淡飯，方可應承。」楊太守道：「方才有言在先，一心情願出家，自然遵依法門戒律，豈有虛誑之理？」如輪和尚道：「老爺有此真心，堅如金石，但憑選定吉日，來到荒山，待老僧與老爺披剃就是。」楊太守道：「這也不消擇日，只待七晝夜道場圓滿，下官就棄職從禪了。」當下各官一同出了寺門，入城各自回衙。

楊太守每日清晨，同眾官到寺拈香，看看過了七個日子，道場已完，如輪和尚先回紫楓寺去，與眾徒弟徒孫商議打點淨室安頓。楊太守就到上司去納印辭官，上司見他要去出家，好生驚異，再三慰留，他再四辭謝，上司也只得隨他主意。連忙回來，便請眾官上堂辭別，眾官見他前日雖然說個出家，尚未深信，至此見他辭了上司，納了印綬，料來主意已定，決然苦勸不住，大家竟不多言，各自灑淚，直送到紫楓寺中。那如輪和尚遠來迎接，到了大雄寶殿，眾僧向各官長先行了一個大禮。楊太守便要請如輪和尚上坐，拜為師父。如輪和尚道：「且慢！待披剃了，先皈依三寶，然後拜老僧未遲。」如輪和尚焚起香，點起燭，取一杯淨水，令眾僧誦了一卷經，與他披剃完了，就皈依了三寶，再請如輪過來，便拜為師，又與眾僧行了一個禮。如輪和尚為取法名，喚做悟玄。本日便安排了一席合堂齋，眾官齋罷，一齊作別回衙。那滿城百姓紛紛稱為奇事。原來出家二字，出乎情願，果然勉強不得人的，若是這個人該得成佛，便做到報品隨朝，也少不得要脫卻凡胎，方成正果。不想這楊太守原是羅漢化身，因其父楊亨員外在生時節專行好事，大有陰騭，所以上天與他生出這樣一個好兒子，中舉中進士，清正為官，腰金衣紫，替父祖爭氣，後來誤入冥府，深知生寄死歸，棄職從禪，改名悟玄，在紫楓寺整整修了一十八年。一日，與如輪長老同游廬山，忽見兩朵祥雲，從空而上，師徒二人同昇天界。後人有詩贊曰：

富貴前生定，焚修宿世緣。  
休官輕敝屣，削髮效先賢。  
淡薄從心願，榮華執意捐。  
看經不釋卷，禮懺竟忘年。  
舉足思嚴戒，營心想妙禪。  
簾前芳草碧，戶外葛藤纏。  
寶磬敲殘月，祥雲繞法筵。